

wh | 诗路花语

日照

■ 江非

那个早晨我们喝了牛奶
沿着海边的一条便道去往海滩

原始森林早已消失，只有脸
仍能感觉到从那林中升起的风和古
老的潮湿

多么令人安慰！几只昨日的鸟儿还在
它们起落的身上依旧缠绕着厚厚的
时间之轮

我们走过去，在离海水最近的椅子上坐下
防腐木由于色泽而显得凝重和肃穆

我们看见海底的争论泛起的白色的
低浪

有几秒钟，看见有人正从那复原之
梦中浮起

有一次，在海南岛，也是如此
炎热的夏日的清晨，它从东方的水
槽缓缓升起

我们在窗口站着，小心翼翼地剥着
它的外壳

我们知道，它刚刚诞生，还有几个小
时，才能从薄暮的山地缓缓消失

关于碗的故事

■ 李孟伦

一个夕阳西下的下午
母亲一双古树样的手
向上擎起了一只大碗
双脚深深地深入大地
从脸颊上流下的汗水
滴滴都是菩萨的甘露
让生命在涅槃后绽放
绽放成一朵最高的花
在我太阳的嘴边芬芳
碗里是热腾腾的米饭
每粒都是母亲的味道
而我行走在碗的边缘
怀抱太阳与月亮谈爱
远方飘来了一朵白云
说我是那花中的太阳
也是那太阳嘴边的花
却不知碗下有我母亲
碗下还有着我的大地
母亲随日子天天老去
连同身影将回归自然
谁知她最后一滴汗水
还得润绿了一片江南
如今我在家乡屋檐下
端着一只空碗的大地
只见飘来几滴芭蕉雨

云里

■ 王晓冰

最熟悉的人
曾经最陌生
应该也是个一月
我们蚂蚁般地在严寒中
缩着脑袋
相向而行
高高在上的上帝
躲在故乡那时干净的云里

大暑

■ 许起鹏

夏日赫炎阳木盛，
风吹雨打巧耘耕。
荷花敛暮浴晨绽，
腐草化萤照夜行。
华盖古榕荫酷暑，
葳蕤翠叶滤新清。
少思屏虑心神养，
谷实落鲜解济情。

为琼中女足
夺冠军喜吟

■ 吴珍明

战事频传越大洋，国人闻讯意飞扬。
十年磨砺锋藏鞘，一日催征马放缰。
竞逐绿茵靡匹敌，流星矫影竞腾骧。
丰赢七捷酬乡梦，逸祝凯旋漫举觞。

投稿邮箱
hnrwbxb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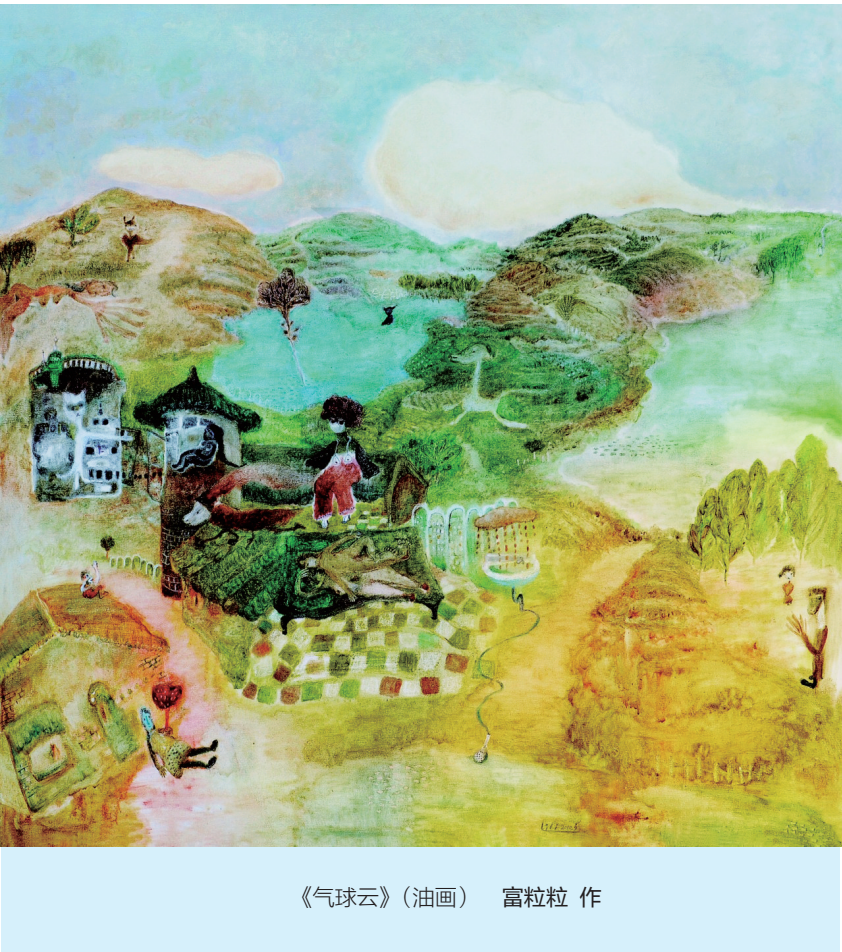
wh | 世情百态

■ 王卓森

老董是一个幽默地生活着的人，就像一些忧伤地生活着的人一样，这是我对老董最基本的认识。无论什么生态，每个人都在自己和别人的念头中吃饭、做事、睡觉、发愁、快乐，最后告别人世——这句话我贴在床头。老董汲着一双拖鞋过来，拿起我桌上的白沙烟燃出一支，点火，深吸，吐出一团烟，一把就把这句话的字纸撕了：“什么话，看看我们老板的后墙上，那是什么？”老板后墙上悬着硕大黑色的一个鹰字，我们抬头低头都见到的图腾。老董对老板办公室的摆设似乎很热爱也很有记忆，比如老板的香水是什么牌子，他都清楚。我只知道老板是个有口臭的香水男人。他告诉我：“老板不打香水那一天，一定是感冒了。”

每天一大早，老董第一个到公司，

但插完卡就消失了，消失也不是一个上午，就一阵，可能是下楼去吃早餐了，可能重新回宿舍去蹲厕所，老董有些便秘，但再便秘，老董一定能在老板到公司坐在那个鹰字下面之前，赶回公司端坐在办公桌前，多年如一日，这是老董独有的功夫。其实，老董也不需要一张办公桌，因为老董从来不需要写报告，再不像报告的报告，老板也不会叫老董写，写报告是女秘与老板切磋至半夜的工作，写报告延伸的工作是老板用自己的大奔把女秘送回家。不知老董在老板眼中算个什么样的人，至少肯定不算是个写报告分子。老董没干上一些依赖桌子的工作，桌子就只剩下让老董经常靠着打盹的唯一作用了。我刚到公司的时候，问过老董：“董哥，你做哪一块？”老董说：“除了写报告和单独与女秘关门说笑话不能做以外，什么都做。”



《气球云》（油画） 富粒粒 作

■ 符浩勇

鲁师大蒋君教授与人说起他曾供职《海鸥》文学丛刊，总会说，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，只不过那时他并不知道。

蒋君调到《海鸥》丛刊之前，还只是一名汉语言文学专业副教授，但在海岛却是一个蜚声文坛的小说家。省作协曾为他 and 另外一个谋篇老道的作家邓海开过作品研讨会，《文学报》曾用一整版刊登研讨会综述，摘发省内外著名评论家中肯的发言。

蒋君调入《海鸥》丛刊的动因是因为与他一同开过作品研讨会的邓海。邓海先他一年进入《海鸥》丛刊，职责是初审小说。那时有一个颇为勤奋的女作者，写了篇题为《吴清华的青春岁月》的小说，被邓海初审时枪毙了。女作者却又私下登门拜访了主编黄紫。黄紫文学出道较早，编辑生涯不浅，堪称编辑中著名的作家，作家中著名的编辑。黄紫作为主编，当然是作品终审人。阅毕女作者的稿件，大加赞赏，在编辑部传阅，签发了。而由此带来一个伴生问题，那就是邓海对稿件的鉴别能力有折扣，初审中可能漏掉了部分上乘稿件。于是，调入蒋君成为一种弥补救护措施的理由成立。蒋君初进《海鸥》丛刊，职责是复审，但同时还要将邓海初审的稿件再筛选一遍，果不其然，蒋君从邓海初审沉落的稿件中，还真捞起若干遗珠，弄得邓海时有尴尬。

然而，蒋君并不知道，他将别人弄得尴尬的时候也由此使自己陷入了尴尬。事情的起因是蒋君在审阅国内著名作家老王的幽默小说《诱惑》时修改了作品中的一个貌似精粹的句子。而主编黄紫却坚持尊重作品原貌，不应删改。蒋君力争无果，最后竟不慎出言说：“这个句子就是放在大学汉语教学研究上鉴赏，也会认为不妥帖……”弄得黄紫主编当众大窘，脸上红白参半。谁都知道主编青春年华之时，受父辈株

老董的发现

老董经常性的工作是开车送送材料送送工具，买买瓶装水，斯文一点的就是有时送合同书。同事叫老董一起外出办事，老董都很乐意，只要能离开老板的视线就行，但同事一定要在打卡纸上签字证明老董是为公司外出办事误打卡的。我不知道老董为什么不愿在老板的视线内晃动，老板的视线又不是x射线，更不是激光，那么怕干吗。老董那天跟我喝椰子水，说：“你知道老板为啥能当上老板吗？”我说不知道。老董说：“老板的眼神跟一般人不一样！”我诧异半晌。老董又说：“我发现，所有老板的眼神都出嫩一的跟一般人不一样。”为此，吃饭的时我观察了老板的眼神，确实像老董所说。老板的眼神里有

■ 黎飞飞

我小时候没有见过堂兄，但常常在父亲那里听到他的事迹：名牌大学博士生导师，享誉国内外的学者……父亲的唠叨，无非是要我学学堂兄，发奋努力，为家族争光，为国家出力。

五年前的一天，我忽然接到一位远房叔叔的电话：“你曼哥（家里人对堂兄的昵称）要回村搞文化建设，请你回来合计一下。”这样一位活跃在国内外学术舞台上的“大人物”，竟有时间回家乡搞文化建设，他到底要做什么，到底图什么呢？

那天，为了参加大园古村文化建设领导小组会议，我第一次跨进堂兄家，也是第一次见到堂兄。堂婶见到我就大声喊着：“阿曼，飞飞来了！”堂兄大步流星地走出门口，紧紧拉着我的手，带我走进客厅。一进客厅，我就被堂兄家墙上那两幅木雕对联吸引：“快乐每从辛苦得，便宜多自吃亏来”、“耕读商皆可成业，勤俭信方能立家”。字法飘逸，散发着浓浓的书香气息。我问堂兄，那是谁写的对联，谁的书法？他说，那是祖上传下的家训，字是他写的。

堂兄把我拉到座位上，跟大家一起商量要做的工作，主要就是挖掘大园古村延续400多年的耕读文化历史，展现本村独具特色的书香文化、教师文化和华侨文化。期间堂兄还告诉我，祖上有一位诗人，是我的直系高祖，我的身上就流淌着诗人的基因。第一次知道家乡的历史、家族的传统，令我十分震撼。堂兄说，以后你要好好宣传我们村，古村的宣传工作担子就交给你了。

堂兄出生在一个书香世家。不幸的是，在上世纪中叶的时代巨变中，堂兄的家庭受到不公正待遇，祖父蒙冤入狱，父亲为求学远走他乡，母亲被迫丢下襁褓中的他外出打工谋生。由此，堂兄成了新中国第一代“留守儿童”，先送到外婆家寄养，后又回家与奶奶相依为命。奶奶每天从事繁重的农活，还要经受无穷无尽的运动和批斗。每当夕阳西下，小小的他放学回家，忍受着饥饿，坐在门前的石墩上看书，等着奶奶早点回家煮饭。这时，常常是村里的好心人送来一个番薯或是一碗稀饭……当堂兄讲述这些往事的时候，善感的我已经泪流满脸，而他却平静如水，也许在别人看来是苦难的事，在他眼中却是上天赋予的巨大财富。他常常说，自己是“吃百家饭，看百家书”长大的，当时村里人家的藏书几乎都被他借遍了。由此，当事业有成之后，堂兄最想做的事就是让故乡的孩子们有书可读，在温饱之余能得到精神的滋养，学会做人，学会做事，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

堂兄对我说，人要有一颗感恩的心。他常说：“没有当年乡亲们送的一个番薯，借的一本书，甚至投来的一个关爱的眼光，就没有现在的曼哥！”虽然他并不富裕，却非常慷慨。只要谁家有困难，他都会伸出温暖的手。他先后资助了村里十几位考上大学的孩子，并提议每年给考上大学孩子的母亲颁发奖金。村里没有自来水，他便出资买水管，让大家喝上清洁的自来水。他在大家的心目中，就是一位可亲可爱可敬可以依靠的邻居大哥。每次他回家，村里的气氛就像过年一样。

为了回报故乡的养育之恩，堂兄不遗余力地投入大园古村的文化建设。他本人出资几十万元，首先重建了诗文廊与石泉古井。受其感染，为“报师恩、圆师梦”，他的弟子们捐资两百多万元，复建了清代的私塾“世德堂”和弘扬母爱丰碑的“春晖园”。在即将举办的大园古村2015国学夏令营”活动中，先后收到了他任教的中山大学、华商学院和琼海企业家国学班十位弟子的捐助，有捐款的、有捐书的、有捐设备的、有捐服装的、有捐玩具的、有捐饮料的，甚至还有捐助孩子们免费看电影的。我问堂兄：“为什么你那么多的学生都自愿支持我们村的建设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是用心去教他们，真心对待他们。”

五年來，在堂兄的精心策划和大家的辛勤努力下，大园古村文化建设进展顺利，世德园、春晖园、功名园、弟子规、长廊求学古道、家训苑等项目相继落成，一个个尘封的忠孝节廉故事穿越到了今天，鲜活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。大园古村先后被海南省文明命名名为“海南省青少年教育基地”，国务院侨务办命名为“全国社区侨务工作示范单位”。琼海市和嘉积镇政府还投入资金全力打造，各项基础设施不断完善，生态环境不断改善，优美田园风光和深厚文化底蕴吸引着八方游客，“大园古村”成为了海南一张响亮的美丽乡村、文化古村名片。饮水思源，这些功绩离不开堂兄那片浓浓的故乡情愫。

堂兄还把对故乡的爱传播得更远。五年来，他先后向海南的中小学捐赠自己编写的《弟子规》教材十五万册，国学讲座视频五千多盒。堂兄本人是一位儒学研究专家，十分重视儒家传统的教育。他说，几千年来，中国人正是按儒家精神的教导来做人做事的。

wh | 家在海南

堂兄

wh | 流年剪影

祖父的抗战

■ 唐 岷

祖母在世时，每当提起家境，便喃喃自语，如果不是祖父的任性，扛起枪跟日本兵对着干，恐怕家境也不至于一转直下。

祖母的埋怨是痛惜她和祖父含辛茹苦赚来的那份家业，而我们却很敬佩，祖父一生中也做过一件了不得的事。

祖父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，唐姓，名胜德，居住在琼岛西部儋州北岸的一个村落。他的相貌，我们是从挂在祖屋那张老旧的碳画像认识的。发短脸长，眉浓眼亮，鼻梁唇厚，看上去很憨厚又很血性，很刚直又很善良。

从祖母在世时的那些只言片语中得知，那时（大概是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），祖父的家境很殷实，田地就占全村一半以上，那么多的田地一部分是曾祖父留下的，一部分是祖父开荒出的，另一部分是祖父用银两从别人那里买来的。因为家大业大，祖父成了当地小有名望的乡绅，村里的大事小事，都离不开了他，镇里有什么动静，都要跟他打个招呼。

祖父的那个年代，是动荡不安的年代，是战火纷飞的时代。祖父奔波于乡野阡陌之间，应变于各种势力之中，左右逢源，谁都不敢得罪，苦苦地支撑着他的家业。可有一天，镇长找了祖父，说日本人要打进来了，全民都要抗战，让祖父帮助筹措银两。祖父是一个与土地打交道的人，对于抗战，对于国家危机，对于民族存亡，没有那么高的觉悟。但祖父二话不说，按照镇长的要求，走家串户，积极筹措银两。也许，祖父就认为保护家园，捐钱出力义不容辞。祖父筹到的银两达不到镇长要求的数目，只好掏出家里的补上，这让镇长满意不已，于是，祖母天天都骂祖父是个败家仔。

那些年，每到粮食收获的季节，琼崖国民党的抗日力量都来跟祖父催粮，粮食拿走了却分文不见。中共琼崖特委的人很好，讲诚信，粮运走不多久，钱准给送到，这让祖父感激不已。每次，琼崖特委的人来买粮时，祖父更牵来两头牛，说是作为运粮之用，其实是特意搭送。

祖父似乎与琼崖特委的人有一种默契的配合。那时，日本兵封锁得很紧，琼崖特委的人需要粮食时，便在夜晚到村口的那颗大榕树下的隐蔽处，作些记号。如，放两块小石，表示需要些粮。放一块石头压张纸，表示需要些鸡鸭之类的。第二天，祖父去查看后，等到晚上便悄悄挑去，放在记号之处，琼崖特委的人拿到了，总是在原处放些银两，以示酬谢，但祖父从不收下，待下次来要粮时，便如数归还。

听祖母说，祖父拿起枪跟日本兵对着干，是因为咽不下日本兵欺凌的那口气。那天，几个日本兵带着一群汉奸来村里，用枪指着祖父说，如果不跟他们合作，便灭了全村。祖父和村里的人非常气愤。那时，村很大，村里有唐、符、吴好几个姓，祖父与村里各姓的头头商量，大家都表示决不屈服，誓死保卫家园。于是，祖父把家里收藏的所有银两掏出，找了熟人买了几支破旧的“汉阳造”以及粉枪和弹药，又组织大家在村的路口挖战壕。然后，把老人小孩女人托付给邻村的亲戚。几天后，那几个日本兵和那群汉奸真的耀武扬威而来。祖父们没有作战知识和经验，那些枪支又比不上日本兵的枪支火力猛射程远，只好凭着对地形的熟悉，与日本兵和汉奸们周旋磨耗。仗打得很残烈，村里参战的人几乎死了一大半。最后，活着的人躲进山里才幸运保住性命。日本兵和汉奸们攻进村后，打砸烧抢，全村一遍废墟。一个月多后，祖父们又悄悄地回到村庄，重新搭庐而住，然后，悄悄地接回老人小孩女人，又悄悄地生活起来。

祖父为抗战倾尽了家产，好几年都没能恢复过来。幸亏有那些拿不走不动的田地，全家的生计才有了着落。

祖父的抗战是草根的那种，是民间自发的的那种，像祖父这类的抗战，也许，在中华大地上很多很多，却淹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被人们发掘，祖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。

第一本课外书

■ 关丹

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不觉我已接近古稀。经历万千，至今大部分已模糊不清，惟有慈母含辛茹苦，识大体，重教育的事总令我记忆犹新。

1964年，正读初中二年级的我酷爱看读书，每当借到当时盛行的书籍，如曲波的《林海雪原》、李英儒的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和冯德英的《苦菜花》时，便如饥似渴，争分夺秒地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或在煮饭时借柴火之光津津有味地看起来。这些都被母亲看在眼里，认为我是读书学习的好儿子，她总是关切地叮嘱“丹儿，当心草火蔓延到炉子外面太多”，或“别熬夜”。

由于父亲早逝，单靠母亲在生产队干工记工分过生活，家庭举步维艰。单亲家庭的我几乎没有零花钱，到县城八所买书对于我这样的穷家子来说是比登天还难。借书阅读是唯一的办法，所看的书几乎都是从王姓或李姓同学借来的。

一天，县新华书店的同志下乡推销图书，我也兴致勃勃地前往围观，看到渴望已久的冯德英的三部小说之一《迎春花》一书正摆在桌上，便爱不释手，马上取下翻来覆去地看，看着看着，心里便强烈涌出要买一本的念头。

第二天中午，骄阳炙烤着大地，母亲刚从户外干活回来，我不容她喘一口气，就忐忑不安地上前拽着她的手说：“妈妈，我想买一本书，内容好极了，写抗日战争打日本鬼子的，看了后就能认得好多字，懂得好多事，知道很多道理。”

母亲一边低头看我，一边抚摸着我的头，嘴角露出和蔼的笑容，问我：“多少钱？”“壹圆肆角贰分。”眼前一亮我告诉了母亲。

瞬间，母亲抚摸我头上的手颤动一下，尔后慢慢松开，半开的眼睛一动不动，瘦黑的脸拉长了许多，和蔼可亲的脸孔变得忧愁，显然母亲为难了。说真的，我往常所需的学习用品只花几分一角，只要开口母亲从来二话不说，有需必应。在当时，母亲辛苦地干一天的集体农活，按工分记只得到8分钱和相应的稻谷、地瓜等农产品维持生活。而我这买一本书钱相当于她半个多月的工分啊！

母亲经深思熟虑后自言自语地说：“河内损失河外补，白天干集体活，晚上加班熬夜。”一边转身拿出用布缝成的钱袋子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了裹了又包，包了又裹的壹圆伍角钱，让我买了第一本课外书——《迎春花》。

2008年，我的母亲以耄耋之年善终。那年，她94岁。那天她吃完早饭，自觉不过，在我们子女的守护下，安详地慢慢合上那双明亮的双目，可谓是寿终正寝。